

远东 大阴谋



——日本侵华间谍战



刘振华 编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 一双看不见的黑手
- 鲜为人知的内幕
- 没有硝烟的战争

99
K256.306

7

2

——
远东大阴谋
——
日本侵华间谍战

刘振华 编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东大阴谋——日本侵华间谍战/刘振华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7

ISBN 7-210-01922-7

I. 远…

II. 刘…

III. 间谍战,日本侵华—政治

IV. D068

远东大阴谋——日本侵华间谍战

刘振华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政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625 插页:1页

字数:330千 印数:1-6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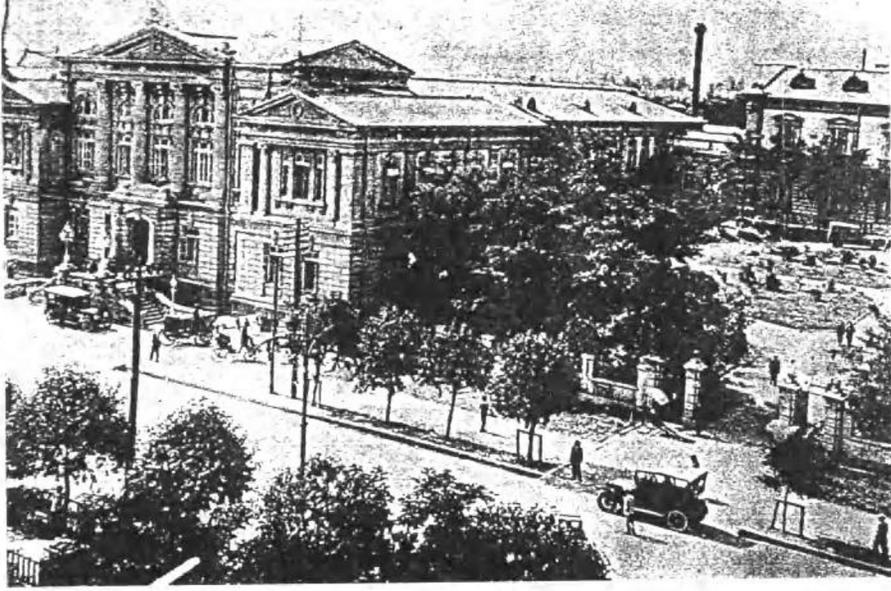
ISBN 7-210-01922-7/D·270 定价:17.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大连 曾经是日本间谍的主要指挥活动场
所



日本间谍、黑龙会头子头山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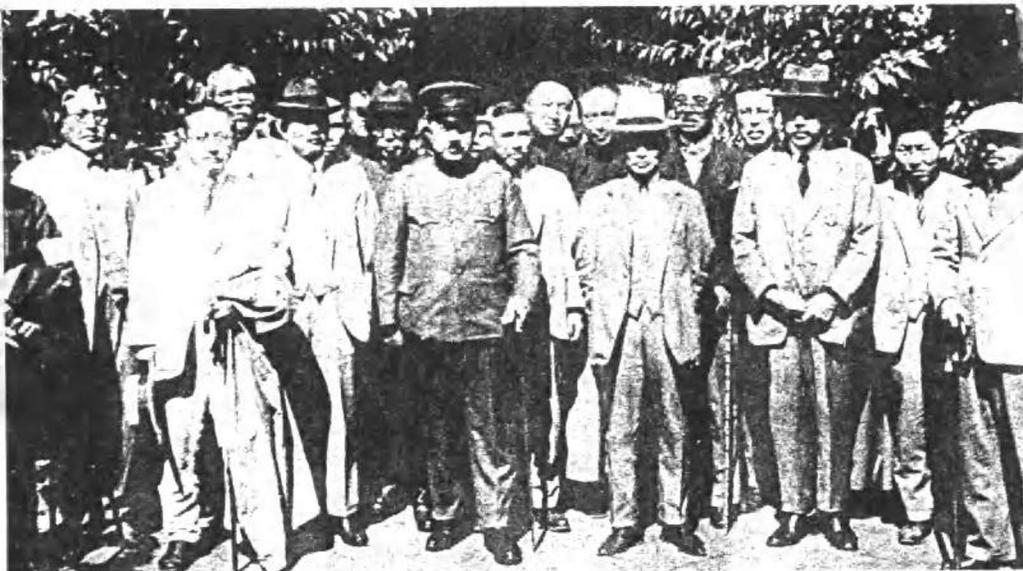
日本间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



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



日本政友会会长、
“梅机关”主要成员犬养毅



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任伪满州国沈阳市长（前排左三）

BA52/05

目 录

-
1. 商人捎来的“书” (1)
海商传“媒” 特殊的商品 惺惺假相惜
 2. 甲午谍潮 (14)
聘用“国际间谍” 文臣武将的争辩 明诱暗陷 参谋
本部次长的巡游 一“赌”成名 小军官的大情报网
攻讦在宫廷中
 3. 暗杀与救援 (32)
春帆楼前遇刺 伊藤博文访华 追随者的两面性
 4. 民间的“鼯鼠” (46)
从玄洋社到黑龙会 溥仪身边的黑龙会员
 5. 情报“托拉斯” (56)
一个特殊的公司 满铁调查部 情报课 东亚经济调
查局 满铁整備局 上海办事处与“大调查部”的建立
满铁驻纽约办事处 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 满铁调查
报告的形成
 6. 正义的“双重间谍” (75)
中共特科的情报员 “双重间谍”被杀
 7. “间谍魂”是这样产生的 (86)
北京公使馆的谋划 分头行动 产生“间谍魂”的行动小
组
 8. 消灭波罗的海舰队 (94)

9. **奇货可居寻王室** (98)
 放弃失势的端郡王 裹胁溥仪出官 致力于满蒙独立活动
10. **“顾问”的真面目** (113)
 长线垂钓袁世凯 涌进东北 四处碰壁的顾问
11. **“参谋旅行”** (126)
 顾问参谋齐上阵 五次“参谋旅行” 箭在弦上
12. **两炸张作霖** (137)
 侥幸脱险 魂断皇姑屯 智斗
13. **得陇望蜀断肠归** (150)
 曾经试探过 “成都事件” 闹剧连台寻口实
14. **秘密处死** (159)
 中村落网 审出真情 百密一疏 残酷的报复
15. **炮制伪“满洲国”** (170)
 乔装逃离天津 建立伪“满洲国”的谋略 “死”而复“生”
16. **边陲渗透与阴谋** (186)
 欲擒故纵“巧”收买 扶不起的乌合之众 渗入西蒙筑屏障
 “张北事件” 暗杀尼冠洲 从总司令部到军政府
 进犯绥远
17. **对付李顿调查团** (212)
 内外交困 统一口径 动员扒手
18. **防控与利器** (223)
 虚惊一场 治安情报与赵一曼被害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19. **靠谍报飞黄腾达** (245)
 趁乱携图心窃喜 独具“慧”眼 为军方收买人心 战地情报建设 情报人员的生死
20. **于无声处的较量** (258)

- 收听无线电讯 录音与窃听 侦听站和侦听技巧
21. **“辻旋风”** (266)
22. **未建成的西部跳板** (276)
化敌为友的援手之计 乱中图建树 化名于华亭的人
23. **清洪帮：不分青红皂白** (287)
从北到南 绥远清帮 一个帮会记者的折腾
24. **“华北五省自治”谋略** (305)
蚕食外交 粉墨登场 蜂涌而入的综合情报活动
“七·七事变”
25. **潜伏山东** (321)
从西原借款到巴黎和会 讨袁“奇遇” 从“五·三”惨案
到韩复榘被杀
26. **家族通道与诱惑** (338)
27. **哑口无言** (349)
华北华中的最大伪组织 汪精卫出走 “七十六号”与汪
精卫合流 如意算盘落空
28. **夜幕下的孤岛** (365)
“井上公馆” 恐怖事件的策源地——新亚酒店 “井上”
在活动 “井上”为何许人？ “帝国兴信所” “上海特
务机关”内幕
29. **“帝国之花”香消玉殒** (378)
出身间谍之家 窃取吴淞口要塞布防情报 利用戴季陶
封锁长江泄密案 中央军校谋杀未遂案 许阁森被
炸 严令破案 是她策反了李士群吗
30. **“东方的玛塔·哈里”？** (391)
所谓的玛塔·哈里其人 封建政治中的交易物 尴尬的
婚事 靠骗钱生存 被日军疏远 捉拿归案 死刑
余波

31. 女间谍没有风流	(407)
河原操子——女教师——日本女谍鼻祖	她可能就是李秀
兰 自命清高的中岛成子	策反军统女特工
附一：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正规谍报机制(对华部分)	(422)
附二：日本主要谍报人物简介	(427)
后 记.....	(430)



商人捎来的“书”

风能把一棵植物上的花粉吹荡到很远的地方，使那里植物的花朵受粉，进而结出果实来，这种现象在植物学上被称为“风媒”……

海商传“媒”

在平静的东海海面上，一艘海船正缓缓地向东驶去。

1840年7月，这艘船抵达日本长崎港。

港内挤满了当地的渔船，只有几艘来这里从事贸易的荷兰和中国海船特别显眼。有艘刚到的中国海船停稳后，从船上走下了两个人，那是船主周蔼亭和他的仆人。他们抵港必须首先到这里的管理机构去编船号，然后向长崎奉行的特派官员递交风说书。

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与中国清王朝统治者一样,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人来日本及日本人出海贸易,只允许中国与荷兰的商船到长崎港进行有限制的贸易。因此,长崎不仅成了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而且成了日本了解外国情况的唯一窗口。日本的闭关锁国要比中国严密得多,但却没有遭受到割地赔款等厄运,原因之一是德川幕府在长崎港口设立了情报系统,充分发挥了这个窗口的作用。当然,对西方来说,日本这个市场远不及中国大,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入程度和速度要比对中国轻缓,这使日本人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情报,进行适应时代潮流的改革。

周蔼亭的船被编为中国五号。当周蔼亭按惯例递上带来的风说书时,却被对方拒绝了。对方同时递给他一张纸,那纸上列有关于中国近来受鸦片侵害问题的提纲。

幕府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都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日本全国划分为6大统治区,其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奉行”)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被称为“风说书”(日语“风说”即传闻、传说之意)。其中中国商人的报告叫“唐风说书”(又称“清商口单”);荷兰商人的报告叫“和兰风说书”(又称“阿兰陀风说书”)。此外还有担任翻译的通事根据外国商人的口述或摘译外国报纸上的新闻编成的“别段风说书”(即“特别风说书”)。中国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消息最初就是通过这些风说书传到日本的。因日本人称鸦片为“阿片”,所以有关鸦片战争的情报,又被称为“阿片风说书”。

晚上,周蔼亭和船员们住进长崎唐馆,这是专为中国商人提供住宿的旅馆。稍事休息,他就坐在灯下,想尽快写完风说书,以免受到刁难。当他刚写下《蒙问今为阿片一件》的题目后,就感到犯难,因为他掌握的东西还不足以应付提纲上的要求。于是,他便把仆人和水手召集过来,请他们把自己知道的事都凑一凑。

大家或拧眉思索,或争辩不休,七嘴八舌,折腾到半夜,总算凑

成了一份草稿。周蔼亭重新抄正后一看，上面说到由于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皇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则徐命令外国鸦片贩子在3日内交出鸦片，而付予大黄、茶叶作为补偿，隐匿不交者要处以死刑。英国商人共交出鸦片20036箱。1839年（道光十九年）9月，中英两国军舰发生交战，在广东的外国人纷纷回国……。这份报告叙述了中英之间从禁烟交涉到武装冲突的经过，大致符合事实，所述林则徐收缴鸦片箱数，也与实际数字相近（实际共收缴鸦片19827箱又2119袋）。1839年9月，林则徐确曾指挥中国水师与英国军舰在九龙湾激战，这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周蔼亭心想，自我感觉良好，估计明天交差不成问题。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提供有关中国禁烟运动消息的是1839年（日本天保十年）的一份和兰风说书。它报道：“广东禁止英吉利等国人之鸦片走私，官府奉旨严查藏匿鸦片的基地，同时对中国吸食者也加以重刑。”1840年以后，荷兰商人的报告中也常涉及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当时任长崎地方官员的高岛秋帆在给幕府的报告中指出：“红毛船（即荷兰商船）关于英国人骚扰中国广东之地的风说，与从暂留长崎的中国商人那里获得的消息是一致的。”此事说明长崎奉行辖治下的情报机构对风说书是进行过详细研究并找旁人印证的，确证后再上报幕府。

当时，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更重要的来源还是中国赴日商人所提供的“唐风说书”。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的调查统计，自1840年至1844年，散见于各种书刊中有关鸦片战争的唐风说书共有19件。其中1840年（日本天保11年）夏2件、冬5件；1841年夏2件、冬4件；1842年冬2件；1843年（日本天保14年）夏2件、冬1件。当时，中国赴长崎贸易的商船每年夏冬各进港一次。中国船主们必须从管理机构处领取日本幕府的信牌，才能进行限额贸易。每艘进港的中国船都有编号，称为某年某号船。向长崎奉行提供的风说书，有的是一艘船的船主提供的；有的则是几艘船的船主联名提供

的；另外还有唐通事（汉语翻译）根据询问写成的别段风说书，说明日本人的情报工作比较主动。这些鸦片风说书向日本人提供了很多有关鸦片战争的情报。

第二天，周蔼亭交上风说书，果然对方比较满意。但又向他提了些其他相关的问题。周蔼亭急于忙自己的货物，就说：“下个月还有几个商人要到，他们可能知道这些。”

正如周蔼亭所言，8月份又有几个商人住进了长崎唐馆。日本官员看了他们的叙述禁烟经过的风说书后，认为还有潜力可挖，就来到唐馆询问。

“你们有没有带来一些相关的材料，比如政府的告示之类？”

“有！”一个商人接过话来，“你看！这里有一份奏折。”

日本官员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清政府鸿胪寺卿黄爵滋主张严禁鸦片的那份著名的奏折——《请严禁漏卮以培国本折》。

“约西！约西！”日本官员如获至宝。趁着气氛好，这个官员又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广州至澳门之间的距离，在广州贸易的西洋13个国家的国名，中国钦差官员的姓名，鸦片一箱的重量以及广州到中国沿海各地的里程等等。弄清这些，才能透彻理解风说书的内容。

有些风说书也是真假参半，但如果符合日本人的心态，也能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如1840年12月，中国一、二、三号船主沈耘谷等13人联名提交的风说书，介绍了浙江沿海的战况。其中谈到英国舰队袭击定海县，清军守将战死，知县自杀，定海陷落，英军还侵犯了宁波、乍浦、余姚等地的事实。由于当时中国赴日贸易商船的重要基地是浙江乍浦，不少船只都是来自这个港口，因此他们对浙江沿海战事知道得较为具体。这份风说书中还提到余姚军民击沉一艘英国军舰、俘获了英王三公主一事。不过这却属于误传，实际上击沉军舰后，被俘的是英军运输船“鸢号”船长的夫人诺布尔，传闻中把她说成是英王的女儿或妹妹。这本是中国人处于弱者地

位的自我安慰，而日本人却对这个误传很感兴趣，在一些描述鸦片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大做文章，极力捕风捉影地夸张。

1841年6月，沈耘谷、顾子英、王云帆、周蔼亭同来日本贸易，他们4人共用的3条船分别被编为中国二、三、四号船。这次他们联名提出了一份题为《英夷人寇去定就广见闻》的风说书，其中叙述了英军离开定海前赴广州，广东战斗再起，虎门失守诸事；还介绍了钦差大臣琦善、伊里布战败被免职，道光皇帝派皇弟率大军去广东作战的消息。这是鸦片战争打到第二年时的新动向，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

日本官员对他们的风说书表示满意，希望他们今后多提供一些这样的详细消息。

在唐馆，4人闲坐时，自然谈到日本人常索要风说书的事。王云帆说：“日本人为什么对我们国家的事这么上紧？”

顾子英说：“这有什么难解的！怕外国人也找上门来呗。”

“管它那么多！凑点东西应付应付算了。”沈耘谷对风说书不是很在乎。

“也别这么说。”顾子英说，“毕竟一衣带水，能帮他们防着点，就帮一把吧！”

“是呀！是呀！如果日本人发现我们不老实，恐怕不会让我们好好地做生意的！”

“这倒也是，我们不就是图做生意挣点钱嘛，反正也不费事！”不知谁最后补充了一句。于是后来提供风说书更是唯恐其不详。

年底，顾子英等又来日本做了一笔生意，同时提供了靖逆将军奕山赴广东与扬威将军奕经赴浙江，集结军队准备与英军大战的更加具体确切的情报。

顾子英的生意做得比别人频繁。1842年12月，中国船主顾子英等8人联名提出了一份风说书，题为《英夷侵犯海疆蔓延四载》，内容是关于鸦片战争最后阶段直至议和的经过。其中写道4月8

日英舰突袭乍浦,许多官府民宅被焚毁。从事对日贸易的商船“日新号”、“全胜号”和三艘货船都被焚毁。“太平号”在海上遭到英舰追击,侥幸逃脱。另一艘对日贸易船“源宝号”则在舟山被英军扣留。风说书又介绍了英军进攻上海及长江流域的战况,叙述了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亲赴英船求和,签订南京条约的事件。顾子英等还为日本人作了具体分析评论:认为英军对中国地理不熟悉,只走海路,靠火攻,而且轮船不能进入内河与河口的浅滩,如果清政府继续发兵抗战,英国本来是没有希望取胜的。

而这一年年初,又有新到长崎的一、二号船船主蒋春洲等人提供报告。因为没有经验,准备不足,他们就根据在广东的见闻,指出为了防备英军骚扰,广东、台湾准备添置 600 多门大炮,需要很多铜,因此估计中国向日本购买铜的数量还要增加。提供这种带有分析的高质量的情报,如是在今天,完全可以对蒋春洲等人处以卖国罪。

1844 年 12 月,周蔼亭等向长崎奉行提交了一份关于鸦片战争比较详细的报告,后来有单行本的抄本,名为《英国侵犯事略》。它概述了鸦片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还附录了《南京条约》的条文、阿拉伯数字和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

“唐风说书”与“和兰风说书”在日本属于秘密书类,由长崎奉行上交幕府收藏,只有在幕府任要职者才能看到。这些风说书之所以能渐渐地流传民间,主要是通过担任翻译的通事和幕府的工作人员传抄出来。著名日本学者盐谷宕阴就利用在中老(将军之下幕府高级官员)水野忠邦身边供职的机会,收集抄录了有关鸦片战争的各种风说书,在 1847 年(日本弘化 4 年)编成《阿芙蓉汇闻》一书(中日民间亦称鸦片为阿芙蓉,这是从阿拉伯语音译而来)。引起当时日本各界人士的重视,被认为是有关中国鸦片战争情报最好的资料集。

特殊的商品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对航行者来说,寂寞难耐是仅次于风暴的。临行前,船主带几本书打发时光是常有的事,况且,到了日本后,这些书还可以卖掉。日本人喜欢这些来自中国的书籍。《红楼梦》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出版不久就传到了日本。

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刺激,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批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找救国道路和抵御外敌的方法。鸦片战争及战后国门的被迫开放,以致于他们能够通过搜集传入的外国报刊、书籍和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外国俘虏的情况,向商人、传教士直接了解世界形势等方式,从中获得很多西洋知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作。

商人们也许受到日本人索要风说书的启发,也就侧重带些政论方面的书出海。一些新编的著作基本上在中国一出书,就出现于日本了。其中最有名的是魏源根据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搜集、翻译的一些资料和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总编出 88 万字的《海国图志》。根据江户时代书籍输入原账上的记录,最早是 1851 年(日本嘉永 4 年)中国二号商船带去的三部《海国图志》,其后逐年增加,虽价格扶摇直上,仍供不应求。

《海国图志》等书传入日本后,很快就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一时在日本出现了很多种翻刻书(按原文翻译)、训点本(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及和解本(日文译本)。日本人认为《海国图志》虽十分有用,但全书份量太大,于是又纷纷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形势的需要,摘其精华或有关部分,进行翻印、训译,编成选本,并加序跋,以抒发读后的感想和进行评论。

《海国图志》的 60 卷本自 1847 年出版后,1851 年传入日本;增补百卷本 1852 年才出版,1854 年即传入日本。据统计,仅 1854 年至 1856 年间,日本刊印《海国图志》的各种版本就已经有 20 余种之多,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消化外来信息的风格,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仍十分普遍。这使得日本人又多了一条获得中国消息和战略情报的来源。

有一部名为《夷匪犯境闻见录》的书,编者不详。在日本有二册到五册的各种抄本,还有 1857 年(日本安政 4 年)明伦堂的六卷刻本。其内容主要是收录鸦片战争中各种上谕、奏折、布告、檄文、双方照会、条约等原始材料。卷一的第一篇资料是 1840 年 7 月英军进攻定海时,英国海军司令伯麦给定海县令的劝降书。卷六最后两篇资料是 1842 年 8 月《南京条约》条文和惩办奕山、奕经的上谕,内容相当丰富。这部书所收大多为正式文件,比较准确可靠,当时流传甚广,成为日本许多描写鸦片战争作品的重要依据,也为日本各界人士总结和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资料。从资料汇集来看,日本人对中国鸦片战争是何等重视。

由于鸦片战争的冲击和欧美国家的不断觊觎骚扰,使日本朝野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可是,当时日本人掌握的国际知识很有限,翻译西欧著作文章又比较困难。于是,一批中国人编著的书,尤其是关于世界史地的汉文著作传到日本后,便成了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重要启蒙读物。

通过积极收集鸦片战争情报,日本幕府吸取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教训,了解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伎俩,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一面逐步接受开国主张,一面加紧改革和充实海防,以避免蹈中国之覆辙。日本虽然也是在西方武力威胁下被迫开国的,却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和割地赔款,因此,日本能够比较迅速地摆脱半殖民地的危机。